

不一定真实反映先人的成绩,然而其评价中必然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期许,该期许往往成为推动学问前进的真实动力。同理,我们今天对先人们的彰显和评价,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先人的真实业绩,但是这些彰显往往真实地表露出我们自身的期许和愿望。与一味探究追寻“历史真相”相比,如何认真对待人们曾经有过的期许和今天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愿望,使之成为有效推动学问乃至历史前进的动力,不是同样实在而且重要吗?

方献夫与西樵山

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肖文萍

西樵山位于广东省南海区西樵镇,是岭南著名的风景和人文圣地。正如1984年南海县西樵山建设委员会所立《西樵景良亭碑记》曰:“西樵山属五岭之南,羊城之西,历来与罗浮并列昆仲,山峦平地崛起,势若莲花擎空,七十二峰之间,岩壑交织,泉石清幽,具小巧玲珑之美,得天地与人文精灵。名山出自天成,成名仍赖人力,唐代曹松移植顾渚茶于山中,名始著。明代湛文简、方献夫、霍文敏诸公讲学其中,遂成理学名山,声贯朝野,与匡庐、岳麓齐名。”^①可见,西樵山成为名山,与明代著名学者在当地讲学有莫大之关系。本文试对南海人方献夫对西樵山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。

一、方献夫其人

在南海县历史上,明代是一个显赫的时代。借着朝廷“大礼议”,一批广东南海籍的政坛新贵脱颖而出,他们掌握了朝政实权,其中最著名的是有“南海三阁老”之称的方献夫、霍韬和梁储。整个

^① 南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南海县西樵山风景区管理处:《西樵山志》,第192页,1991年。

方献夫的“聚贵”^①，为广东和南海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地位。为了表彰他的功名和事迹，当地政府为方献夫建起了不少功名牌坊。据记载，在广州城有“熙朝元老坊”、“大学士坊”、“太宰宗伯坊”、“黄阁辅臣坊”，在西樵山下有“柱国坊”。可惜这些牌坊现都已不见了。

方献夫不是西樵人，但他却与西樵山有着不解之缘。方献夫拜同在朝中任职的理学大师王守仁为师，是王守仁的首位广东弟子。为探讨阳明之学而辞官隐居西樵山，在西樵山上建立石泉书院，讲学十年。方献夫号“西樵”，因此被人称为“方西樵”。西樵的著名小吃“西樵大饼”，相传也是方献夫发明的。

二、方献夫与西樵山石泉书院

明代南海西樵山是岭南儒学的传播中心。正德年间，身兼宦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方献夫、湛若水、霍韬等人，隐居西樵山讲学。方献夫构石泉精舍于紫云峰，湛若水建西樵讲舍、云谷书院、大科书院，霍韬置四峰书院在鸡冠、紫姑、龙爪、聚仙四峰之间。岭南理诸公在西樵山峰之间构书院、兴讲学，使西樵山更名扬海内，成为“理学名山”。方献夫建书院讲学山中，缘自对王阳明理学的崇拜。

(一) 方献夫与王阳明

在西樵山云谷旧白沙祠的后崖上，有石刻“湛甘泉和王阳明赠方献夫归西樵诗”，连款分8行，行书，旁刻“甘泉翁在大科”，现部分已剥落难辨。诗曰：“一念正时便是惺，要知念处也无情。无情知

① 《明史》，卷196，《方献夫传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明代，南海共涌现了8位尚书，即戴缙、霍韬、方献夫、何维柏、李待问、潘浚、陈绍儒、陈子壮，此外郭尚宾、庞尚鹏、洗光、王学曾等也是朝中权臣。而南海历史上首位内阁大学士就是方献夫。

方献夫(1484—1544)，初名献科，字叔贤，号西樵，南海县丹灶孔边村人。其先祖籍福建莆田，后任官于南海，遂定居。祖用中，博学多才，当韩雍平定大藤峽瑶乱时赋诗百篇，“一时传诵”。父遂，以举人身份担任全州学正。^①但在献夫未出生时，其父就去世了。

方献夫自小刻苦攻读，“苦学不辍”^②。弘治十七年(1504)考中全省举人第二名，第二年20岁考中进士，并选为翰林。正德年间，历任礼部主事、吏部员外郎。后以病归，读书西樵山中十年。嘉靖二年(1523)，回京任考功员外郎，“会大礼仪兴”，方献夫提出并坚持“继统不继嗣”之说，奏对称旨，深得皇帝信任，官运亨通。三年，升任侍讲学士。四年，升任少詹事。六年，升礼部右侍郎，再迁吏部侍郎，“寻擢礼部尚书”。七年，加太子太保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九年，以病辞职归家，“特许乘传归，随驰诏征还”。十一年五月回京，“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入阁辅政”，“参预机务，赐金章曰‘忠诚直谅’，一品秩满，进光禄大夫、柱国”。短短十年时间，就由一个普通的小京官升任至一品大员，并成为内阁首辅。但任职两年，“见帝恩威不测”，便多次以病上疏要求引退，“帝优诏许之，令乘传，予道里费”。十三年四月，50岁的方献夫辞去朝中职务，乘坐皇帝批给的专车回到家乡。“家居十年，卒。先已加柱国、少保，乃赠太保，谥文襄。”^③著有《周易传义约说》、《大学中庸二原》、《西樵遗稿》等传世。

① 乾隆《广东通志》，卷45，《方献夫传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乾隆《广东通志》，卷45，《方献夫传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③ 《明史》，卷196，《方献夫传》，四库全书本；乾隆《广东通志》，卷45，《方献夫传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见真知见,到了参前即性灵。”^①

在大科峰南云谷的左崖上,还有石刻“湛甘泉再和王阳明赠方献夫归西樵诗”行书,刻文曰:“千秋云谷还归我,三二羊牛作近邻。莫种桃花临水岸,引人来问武陵津。”^②

这些碑刻,标示着方献夫与王阳明、湛若水的密切关系。

正德年间,方献夫任吏部员外郎,与吏部主事王守仁同僚。论官品,方献夫是上司,但论学问,方献夫则大为折服,因此“遂请为弟子”,成为王阳明的学生。“寻谢病归,读书西樵山中者十年。”^③已是进士、翰林身份的方献夫,为何还要归隐山中读书?在王阳明写给方献夫的《别方叔贤序》中道出了原委:

予与叔贤处二年,见叔贤之学凡三变:始而尚辞,再变而讲说,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。方其辞章之尚,于予若冰炭焉;讲说矣,则违合者半;及其有志圣人之道,而沛然于予同趣。将遂去之西樵山中,以成其志,叔贤亦可谓善变矣。圣人之学,以无我为本,而勇以成之。予始与叔贤为僚,叔贤以郎中故,事位吾上。及其学之每变,而礼予日恭,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。此非脱去世俗之见,超然于无我者,不能也。虽横渠子之勇撤臬比,亦何以加于此!独愧予之非其人,而何以当之!夫以叔贤之善变,而进之以无我之勇,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!斯道也,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。叔贤之美有若是,是以乐为吾党道之。^④

① 南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南海县西樵山风景区管理处:《西樵山志》,第195页,1991年。

② 南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南海县西樵山风景区管理处:《西樵山志》,第196页,1991年。

③ 《明史》,卷196,《方献夫传》,四库全书本。

④ 《王阳明全集》,《悟真录之一》。

在别序中,记载了方献夫与他相处二年中的三大变化。方献夫本来比王阳明地位高,是吏部的郎中。原先,方热衷文学——就是喜欢词章之道。那时,他与阳明没什么关系,用阳明夸张的话说“若冰炭焉”。后来,方热衷于讲说,就是讲学论道、辨析义理。这时,与阳明是“违合者半”,就是意见或同或异。这时,方还不可能也没有提出拜师的要求。经在一起讲论,方慨然有志于圣人之道,超越了口给舌辩的表面化爱好阶段,进入了真信诚服的内在化阶段。这才沛然与阳明同趣,并能超越世俗观念,在阳明面前自称门生,恭恭敬敬。眼下,方献夫因找到了“圣人之道”,遂毅然辞职,退隐于西樵山中以成其志。像方献夫这样的在明代虽非绝无仅有,但也着实难得。阳明着眼点也与众不同,他说献夫之所以能脱出世俗之见,是因为他能做到“超然于无我”!

方献夫在西樵山中建石泉书院讲学,探求“圣人之道”,传播王阳明之学,成为王学在广东的首席弟子,与同在山中建书院讲学传播白沙学的湛若水过从甚密。因此有湛若水作诗和王阳明赠方献夫之句。而湛若水所和之韵,是王阳明于正德六年(1511)在方献夫离京时所赋之《别方叔贤四首》:

西樵山色远依依,东指江门石路微。料得楚云台上客,久悬秋月待君归。

自是孤云天际浮,筮中枯蠹岂相谋。请君静后看羲画,曾有陈篇一字不?

休论寂寂与惺惺,不妄由来即性情。笑却殷勤诸老子,翻从知见觅虚灵。

道本无为只在人，自行自住岂须邻？坐中便是天台路，不用渔郎更问津。^①

方献夫拜同在朝中任职的理学大师王守仁为师，是王守仁在岭南的首席弟子。方献夫醉心于理学，为探讨阳明之学而辞官隐居西樵山，在西樵山上建立石泉书院，讲学十年。

(二) 创建石泉书院

西樵山位于今广东省南海市境，风景优美，古迹众多，自古就是岭南地区的人文荟萃之地，与号称“东樵”的罗浮山并称，有“南粤名山数二樵”的美誉。明正德六年，从北京回到家乡的方献夫，为了寻求“圣入之道”，跑到邻乡的名山西樵山的石泉洞东建石泉精舍讲学。后来方献夫把嘉靖皇帝的赐书安置在石泉精舍，就改名石泉书院。据《西樵志》载，“正德丁丑(十二年)，(方献夫)构紫云楼、沛然堂于此，曰石泉精舍。后廓之恭贖赐书，改称书院”^②。直到嘉靖初，方献夫才回京任职。

与此同时，岭南著名理学家陈献章(号白沙)的弟子和学术继承人湛若水(1465—1560)，也至西樵山建书院讲学。湛若水字元明，号甘泉，增城新塘人。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等职，官至南京礼、吏、兵三部尚书。于弘治七年师事陈献章，成为陈白沙晚年得意弟子和学术继承人。后与王守仁(阳明)同时讲学，二人交谊甚好，各立门户，一时学者称“王湛之学”。

正德十年(1515)，湛若水因服母丧回乡，至正德十六年(1521)的7年间，湛若水一直滞留家乡，先在增城建明诚书院。正德十二

① 《王阳明全集》，《静心录之八·外集二》。

② 马符录，《西樵志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96年。

年(1517)，至西樵山建云谷书院，位于西樵大科峰之南的天峰之下。正德十四年由湛若水门生霍敦、陈谟、杨鸾集资为其师兴建大科书院，位于大科峰西的烟霞洞中，书院首任山长也是湛若水。湛若水把西樵山作为“退居求志之地”^③，“日与泉石猿鹤优游，非同问学之士不接，安闲恬淡”^④。他在西樵山，还与方献夫相互著述、切磋学问。据《西樵志》载，“(湛若水)服闋谢病，自增城入西樵，构大科书院，聚徒讲学，著大学中庸策以示南海方献夫，献夫亦作大学中庸复焉，谕各不一，久之作格物通，以补大学衍义所未备”^⑤。

嘉靖二年(1523)太保霍韬谢病归乡，始建精舍于西樵山西部宝林洞中，后更名为四峰书院。^⑥霍韬亦为广东南海人，字渭先，号兀厓、涓厓，正德九年(1514)会试第一，世宗即位后授兵部主事，也因议大礼称帝意迁礼部尚书，掌詹事府事。由于为众所嫉，嘉靖二年谢病归西樵，在山中著书讲学，五召不起。

嘉靖十三年方献夫以内阁大学士身份退休归乡后，石泉书院成为他著书讲学的场所。他在山中藏修十年，并终老于此，可见他把书院作为晚年的一个事业和寄托。同时石泉书院也是阳明学派在岭南的一个基地，故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·粤闽王门学案》中说：“岭南之士学于文成者，自方西樵始。”^⑦

方献夫、湛若水、霍韬三人在此分别创立了云谷、大科、石泉、四峰四大书院，一时间汇集了大批文人学者来此求学问道，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，西樵山也被称作“理学名山”。西樵四大书院正德嘉靖

① 湛若水，《大科书堂训》，《湛甘泉先生文集》卷18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。

② 罗洪先，《整衣》，载湛若水《湛甘泉先生文集》卷32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。

③ 马符录，《西樵志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④ 刘子秀，《西樵游览记》，卷7，《院馆》。

⑤ 黄宗羲，《明儒学案》，卷30，《粤闽王门学案》，上海中华书局郑氏补刻本。

中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学术现象,更主要是和南海士大夫集团联系在一起,成为他们在岭南宣传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基地,对该集团的形成和巩固起到很大的作用。^①

对于方献夫等人在西樵山上所建书院对当地社会的影响,清初屈大均以《西樵三书院》为题进行了概述:

西樵之西,有山从端州来,至南海黄冈,渡江而东,有石迹,为石头村。又南而北,绵延数十里,丘垤连累者百数,乃崛起而为西樵,中有书院三。其曰石泉书院者,方文襄所营,在紫云峰。曰大科书院者,湛简所营,在大科峰。曰四峰书院者,霍文敏所营,在鸡冠、紫姑、龙爪、聚仙四峰之间。当时三书院鼎足而立,三公讲学其中者历十年。世宗御极,相与应召而起。方为内阁辅臣,霍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,入弼东宫,湛为南京兵部尚书,参赞机务。同时尊显,世之所难也。论者谓山有神灵使然。父老云:昔年兹山,岚雾深蒙覆其半,昏旦莫辨。近三十年,明净秀露,无复岚雾掩焉。亦山之遭遇,非偶然也。^②

在西樵山鸡冠、紫姑、聚仙、龙爪四峰之间,有方献夫建的石泉书院、湛甘泉建的大科书院、霍韬建的四峰书院,“当时三书院鼎足而立。三公讲学其中者历十年”,可以想象当时西樵山的学术气氛是多么的浓烈。山不在高有“人”则名,幽奇著称的西樵山,由于三位文化名人讲学传道长达十年,使它更名扬海内,成为后人慕名前往游览的胜地。而书院讲学期间的灵异之事,除岚雾散开外,还有“甘露”

① 王元林、林杏容:《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》,2004年夏之卷。

② 屈大均:《广东新语》,卷17,《宫语·西樵三书院》。

之事。《广东新语》载曰:

方文襄尝与王青萝、邓敬所、何古林讲学西樵,甘露连降三日。青萝诗云:“同德之磋,如气之和。同心之涵,如露之甘。”^①

这些现象与其说是灵异,不如说是当地社会对他们办学的肯定和褒扬。

为方便学者往来,方献夫在西樵山还专门修筑了上山之路“百步云梯”。相传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方献夫在山上设书院讲学,因山北上山必经之路崎岖陡峭,为方便听学之人,专门出资修建了上石泉洞的山道,名曰“百步云梯”(即今山北古道),全程约1公里。

方献夫死后,葬于南海金瓯堡大岗,即今天西樵大岗。

三、方献夫与西樵山民俗

方献夫不仅通过建书院讲学使西樵山远近闻名,而且还因自己崇高的身份和地位,影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,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的一部分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“西樵大饼”、“龙船扒上西樵山”、“方阁老大塘”等传说。

(一) 西樵大饼

现在西樵地方特色小吃中以西樵大饼最为有名,相传这种大饼就是方献夫发明的。

相传明朝弘治年间,方献夫在朝中任职时,一天四更起床,洗漱

① 屈大均:《广东新语》,卷1,《天语·甘露》。

完毕,准备用早点,岂料仆人迟迟没拿上来。他到厨房一看,发现厨子起床迟了,来不及做点心。方献夫见案板上有已发酵好的面团,便急中生智,叫厨子在面团中加上鸡蛋和糖揉匀,做成一个大饼子,放在炉子上烤。一会儿饼子烤好,方献夫用布包好,命轿夫起轿,匆匆上朝去了。

方献夫来到朝房,见还有时间,便拿饼子就着清茶吃了起来,饼子松软甘香,十分可口。同僚们闻到饼香四溢,都咽口水了,有官员还探头来问吃什么饼子。方献夫故乡情浓,不假思索便说:“这是西樵大饼。”散朝后,方献夫命厨子如法炮制,做了几十个饼子,第二天上朝时带到朝房,分给同僚享用。同僚们边吃边啧啧称赞饼子可口,西樵大饼便在朝中美名扬了。方献夫此后经常命厨子烤制,供自己吃或招待客人。

后来方献夫称病还乡,在西樵山设石泉书院讲学10年,也将制饼方法教给西樵人。好方法加上西樵山好泉水,制出来的西樵大饼更可口了。又因为饼子形如满月寓意好月圆的好意头,因此西樵人嫁娶喜庆、探亲访友和过年过节,都以此作礼品送人。

西樵大饼做得最好的是离西樵山不远的民乐圩一饼家,它制出来的西樵大饼除了甘香、松软、清甜外,还有刀切不掉渣、暑天在桌上放上十天半月不变质的特点,广州、佛山的商人纷纷仿制,但色、香味均无法与地道的西樵大饼媲美。^①

(二) 龙船扒上西樵山

在西樵山上的天湖中,每年五月端午前后的龙舟赛,是当地的一大传统。而天湖,相传就是方献夫所筑。《西樵山志》中载曰:

^① <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18571.htm>, 2011年6月20日20:18。

“天湖,又叫小鉴湖。原属古火山口,明方献夫发动民工筑坝贮流,分为上、下两天湖,中有‘龙船窠’,为‘半山扒龙船’处。”

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则指出天湖不仅是方献夫所筑,而且还说有方献夫的钓鱼台:

山上又有天湖,方文襄尝畜三瀑布为之,亦称三瀑布湖。三瀑布者,其一出大科峰北麓为双泉,流至云表村为西兰泉,注于宝鸣池乃为瀑布而下。其一出小科峰北麓,合碧云二泉注观翠岩,又合紫云溪,迳白山村、伏虎台乃为瀑布而下。其一出诸度坑,历银瓶、盘龙石而下。又有二小泉,一出盘龙石侧,绕石泉书院门而东。一出后冈浮石,并会东涧之水而入天湖。天湖凡受大水三,小水二,烟波浩淼,望若无际。流至山下复为湖,下湖之水,即上湖之水也。每当雨过,辄有飞鱼挂林杪,曾人截湖口而取之。湖口有方子钓台,予尝垂竿其中。^①

而方献夫为何要筑此湖,当地有不少传说,其中有代表性的是“龙船扒上西樵山”和“方阁老大塘”的传说。

相传明朝嘉靖年间,吏部尚书、阁老方献夫辞官归西樵山隐居,设石泉书院讲学,在西樵山西麓筑了方子书室读书。读书讲学之余或听松涛涵涌之壮阔,或赏泉石泠泠之清幽,或仰观壁立千仞之雄奇。一日,他垂钓天湖,见水上云影无定,心有所触,信口吟道:“一水远接银河流,云影天光日夜浮。湖上有人空垂钓,此心原不为鱼谋。”

方献夫不为鱼谋,谋的是什么呢?原来他觉得人生无常,虽然

^① 屈大均:《广东新语》,卷4,《水语·樵湖》。

士,尊为“阁老”。他恃势在山上占了一块“钦赐”的地,建了山庄,并截贮溪水,筑了天湖,声称湖里的水是“钦赐”的“御水”。有一日,方阁老在湖边钓鱼,望着湖里的云影,来去无定,心有感触,信口吟成一绝:“一水远接银河流,云影天光日夜浮。湖上有人空垂钓,此心原不为鱼谋。”持竿垂钓,不为鱼谋,为的是什么呢?原来,他打算把“御水”放出去,让它流到山下,“御水”过处,流经的地方就是方家的了。

这个阴谋,给一个老家丁泄漏出去,山上迳边和坑边两村的人莫不惊慌万状,湖水往下流,一定要流进村里,要逃避也来不及啦,村里不少人啼啼哭哭,准备搬家避水。当时,迳边村有个穷秀才,想出个办法,他告诉村里人,只要在山中出水的地方挖个深坑,把水截住,两村就可免受灾难,村人听后非常高兴,马上挑担荷锄,星夜挖坑。第二天早上,方阁老在天湖旁装模作样地焚香跪拜,鸣锣放炮。天湖闸开了,水从湖里奔腾流泻,经碧玉洞,流出玉岩,水过处,树摇地动,石倒崖崩,山水滚滚流过山前的坡地,淹没了禾田,最后注入新挖的深坑里。从此,山前那块坡地,被方阁老霸占了去,建起了方子山居,那贮满了水的深坑,成了一个大水塘,亦为方阁老所占有,叫做“方阁老大塘”^①。

这些传说,虽然不一定是史实,但这些传说背后,反映方献夫在当地很有权势,对当地社会产生很大影响,则是事实。当然,西樵大饼、天湖赛龙舟等,本来就是当地的传统习俗,只是托名为方献夫发明或发起而已。

^① 南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南海县西樵山风景区管理处:《西樵山志》,第255页,1991年。

自己蒙皇上隆恩,尊为“阁老”,但未足以福荫后代,何不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,为子孙谋个丰厚的基业?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,传言真武帝君梦示,要四方百姓在西樵山顶赛龙船,这样方可保一方平安,五谷丰登。他是想借赛龙船之名,行占百姓田地之实。赛龙船前要蓄高山上的涧水,赛龙船后放水,让“御水”随水漂流,“御水”漂到哪里就占在哪里。岂料这个阴谋被一个仆人泄露出去,山下迳边、坑边两村百姓连夜出动,天亮前挖成一口大塘阻水,以挫败方献夫的阴谋。

山上赛龙船如期举行,山头上人头涌动。激越的鼓声激动人心,上万人目睹了这场盛事。龙船鼓一停,方献夫当众宣布:“皇上旨意,御水随涧水漂流,流经处的田地均归方家所有!”在众人惊愕中他命令:“放水!”“御水”像脱缰野马般流下,在方献夫眼中,白花的飞瀑幻化成白花的银子、一望无际的良田了。岂料涧水冲到山下都流入大塘中,“御水”在大塘水中兜兜转转流不出去,方献夫落得个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。几百年过去了,这件事早成历史,这口截住涧水的大塘,人称“方阁老大塘”却保存至今,成为方献夫这段历史的见证。而西樵山顶扒龙船的习俗却延续至今。^①

(三) 方阁老大塘

与“龙船扒上西樵山”相关的是“方阁老大塘”的传说。

西樵山东部公路旁,有一口长方形的大鱼塘,当地人叫“方阁老大塘”,其中流传着一段田郎斗阁老的趣事。

话说明嘉年间,有个官告老回乡,隐居西樵山上,此人姓方名献夫,是太子朱厚熜的老师,曾入朝辅政,任吏部尚书,兼武英殿大学

^① <http://www.nhzy.org/yht/renwenfengsu/longchuan.htm>, 2011年6月20日21:20。

四、结语

方献夫虽不是西樵山人,但他号西樵,是南海历史上第一位宰相。他在西樵山上创办了著名的石泉书院,成为王门学派在岭南的首席弟子,促进了“理学名山”的形成和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发展。他发明了西樵大饼,倡导了天湖的龙舟赛,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部分。人以山名,山以人名,方献夫与西樵山有着难解之缘。

明代“合力”开发西樵山与理学圣地之形成

暨南大学古籍所 刘正刚

据考古研究显示,西樵山早在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,出现了“原始的沼地农业”,但渔猎业始终是“重要的生产部门”^①。就笔者目及的资料而言,西樵山开发可能始于唐代,“曹松,字梦征,舒州人,少拓落,南游广州,流连山水,辄累日入西樵,久之栖迟,弗去。移植顾渚茶,山中居民相效,樵茶之名始于此”^②。据《新唐书》卷60《志第五十·艺文四》记载,曹松为唐末昭宗天复年间(901—904)进士。但从“山中居民相效”植茶来看,唐代西樵山已有不少人聚居。此时西樵山尚处于初级开发阶段。到五代十国的南汉时期,除了寻常百姓在此居家外,王公大臣也时常流连于此,乾隆《西樵山志》记载:“狮子洞在狮子峰下,峰半有巨石二,形肖狻猊,居民常掘地获玉碗,疑南汉刘隐宴游于此。”^③

宋代以后,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,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主要接纳地之一。明代以后在广州坊间流行的珠玑巷移民传说即是

① 李松生:《西樵山考古研究的发展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,1991年第4期。

② 乾隆《西樵山志》卷4,《人物》,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2010年翻印本,第42页。

③ 乾隆《西樵山志》卷2,《形胜》,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2010年翻印本,第27页。